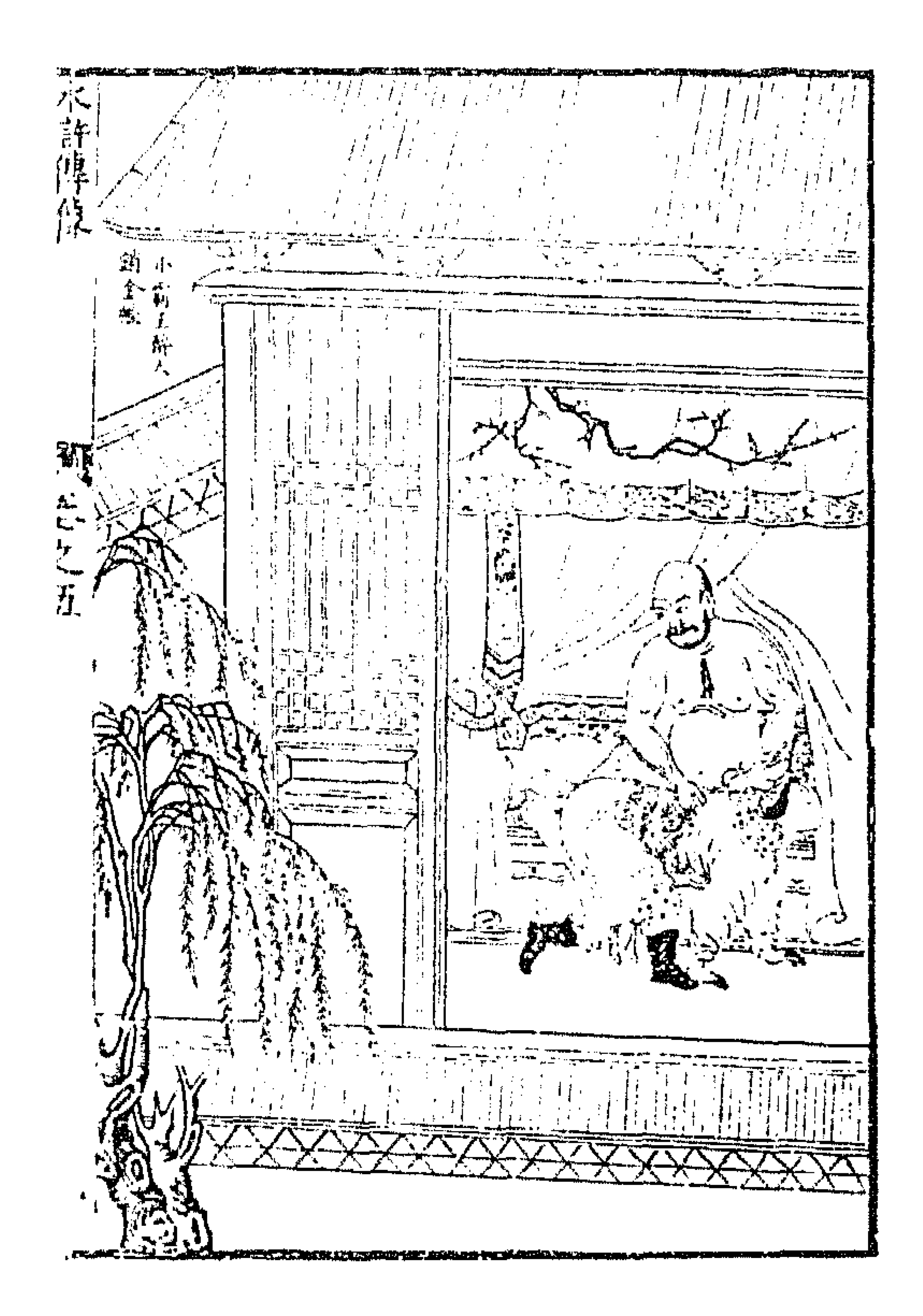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
桃花村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詩曰

禪林辭去入禪林　知己相逢義斷金　且把威風驚賊膽　謾將妙理悅禪心　綽名久喚花和尚　道號親名喚智深　俗願了時終證果　眼前爭奈沒知音

話說當日智真長老道智深你此間決不可住了我有一箇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他那里討箇職事僧做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言你可終身受用記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洒家

龍去彪 喜風去 鶴虛虎 去犬害 理國加 此

願聽偈言長老道

遇林而起　遇山而富　遇水而興　遇江而止

魯智深聽了四句偈言拜了長老九拜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衆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間壁客店裡歇了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就行寺內衆僧得魯智深去了無一箇不歡喜長老教火工道人自來收拾打壞了的金剛亭子過不得數日趙員外自將若干錢物來五臺山再塑起金剛重修起半山亭子不在話下

再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裡住了幾日等得兩件家生都已完備做了刀鞘把戒刀插放鞘內禪杖卻把漆來裹了將些碎銀子賞了鐵匠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作別

了客店主人并鐵匠行程上路過往人看了果然是個莽和尚但見

皂直裰背穿雙袖青圓絛斜綰雙頭戒刀燦三尺春氷深藏鞘内禪杖揮一條玉蟒橫在肩頭鷺鷥腿緊繫脚絣蜘蛛肚牢拴衣鉢嘴縫邊攢千條斷頭鐵綫胸脯上露一帶蓋膽寒毛生成食肉飡魚臉不是看經念佛人

且說魯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來行了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只是客店内打火安身白日間酒肆裏買吃在路免不得飢飡渴飲夜住曉行一日正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不覺天色已晚但見

山影深沉槐陰漸没綠楊影裏時聞鳥雀歸林紅杏村

中每見牛羊入圈落日帶煙生碧霧斷霞映水散紅光

溪邊釣叟移舟去野外村童跨犢歸

魯智深因見山水秀麗貪行了半日赶不上宿頭路中又沒人作伴那里投宿是好又赶了三二十里田地過了一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宿逕奔到莊前看時見數十箇莊家忙忙急急搬東搬西魯智深到莊前倚了禪杖與莊客打箇問訊莊客道和尚日晚來我莊上做甚的智深道小僧赶不上宿頭欲借貴莊投宿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亂借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道和尚快走休

如前然上不至此

在這里討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麼不緊怎地便是討死莊家道去便去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里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厮村人好沒道理俺又不曾說甚的便要綁縛洒家莊家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却待要發作只見莊裡走出一箇老人來但見

髭鬚似雪髮鬓如霜行時肩曲頭低坐後耳聾眼暗頭褁三山煖帽足穿四縫寬靴腰間條繫佛頭青身上羅衫魚肚白好似山前都土地正如海底老龍君

那老人年近六旬之上拄一條過頭拄杖走將出來喝問莊客你們鬧甚麼莊客道可奈這箇和尚要打我們智深便道小僧是五臺山來的和尚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

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那廝無禮要綁縛洒家那老人道既是五臺山來的僧人隨我進來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怪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他作繁華一例相看老漢從來敬重佛天三寶雖是我莊上今夜有事權且留師父歇一宵了去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打箇問訊謝道感承施主小僧不敢動問貴莊高姓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喚做桃花村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敢問師父俗姓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真長老與俺取了箇諱字因洒家姓魯喚做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吃些晚飯不知肯吃葷腥也不魯智深道洒家不忌葷酒遮

莫甚麼渾清白酒都不揀選牛肉狗肉但有便吃太公道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沒多時莊客掇張卓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一雙筯放在魯智深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坐定那莊客旋了一壺酒拏一隻盞子篩下酒與智深吃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無一時一壺酒一盤肉都吃了太公對席看見呆了半晌莊客搬飯來又吃了擡過卓子太公分付道胡亂教師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閒管的事智深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小僧來攪擾你麼明日洒家筭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

說我家如常齋僧布施那爭師父一箇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煩惱魯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須婚女大必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常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箇痴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招贅做箇女婿太公道老漢止有這箇小女今年方得一十九歲被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箇大王扎了寨柵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刼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撇下二十兩金子一疋紅錦為定禮選着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父一箇人智深聽了道

原來如此小僧有箇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如何太公道他是箇殺人不斬眼魔君你如何能勾得他回心轉意智深道酒家在五臺山眞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鉄石人也勸得他轉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就你女兒房內說因緣勸他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却甚好只是不要捋虎鬚智深道酒家的不是性命你只依着俺行並不要說有酒家太公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箇活佛下降莊客聽得都吃一驚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吃麼智深道飯便不要吃有酒再將些來吃太公道有有隨即叫莊客取一隻熟鵞大碗斟將酒來叫智深盡意吃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鵞也吃了叫莊客將了包裹先安放

房裡提了禪杖帶了戒刀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了不曾太公道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鄰舍莊裡去了智深道引洒家新婦房內去太公引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去躲了太公與衆莊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一椅獨桌都掇過了將戒刀放在牀頭禪杖把來倚在牀邊把銷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地跳上牀去坐了太公見天色看看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熒煌就打麥場上放下一條桌子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着肉大壺溫着酒約莫初更時分只聽得山邊鑼鳴鼓響這劉太公懷着鬼胎莊家們都捏着兩把汗盡出莊門外看時只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照耀如同

白日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但見

霧鎖青山影裡滾出一夥沒頭神煙迷綠樹林邊擺着幾行爭食鬼人人兇惡箇箇猙獰頭巾都戴茜根紅衲襖盡披楓葉赤纓鎗對對圍遮定吃人心肝的小魔王梢棒雙雙簇捧着不養爹娘的真太歲高聲齊道賀新郎山上大蟲來下馬

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擁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鎗盡把紅綠絹帛縛着小嘍囉頭巾邊亂插着野花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照着馬上那箇大王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鬢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上

穿一領圍虎體挽絨金繡綠羅袍腰繫一條稱狼身銷
金包肚紅搭膊着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
捲毛大白馬

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衆小嘍囉齊聲賀道帽兒
光光今夜做箇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箇嬌客劉太公慌
忙親捧臺盞斟下一杯好酒跪在地下衆莊客都跪着那
好箇知趣大人
女壻亦有禮
大王把手來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
說這話老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
未必做
分醉了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箇女壻也不虧負了你
得戲
你的女兒匹配我也好我的哥哥大頭領不下山來教傳
示你劉太公把了下馬杯來到打麥場上見了香花燈燭

便道泰山何須如此迎接那里又飲了三杯來到廳上與
小嘍囉敎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小嘍囉把皷樂就廳前
擂將起來大王上廳坐下叫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里太
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
回敬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厮見了却來吃
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老漢自引
大王去拏了燭臺引着大王轉入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
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公拏了燭臺
一直去了未知凶吉如何先辦一條走路那大王推開房
門見裡面黑洞洞地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箇做家的
人房裡也不點碗燈由我那夫人黑地裡坐地明日叫小

妙節新人也奇又打老公了

嘍囉山寨裡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魯智深坐在帳子裡都聽得忍住笑不做一聲那大王摸進房中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壓寨夫人一頭叫娘子一面摸來摸去一摸摸着銷金帳子便揭起來探一隻手入去摸時摸着魯智深的肚皮被魯智深就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按將下牀來那大王却待掙扎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脖子只一拳那大王叫一聲做甚麼便打老公魯智深喝道教你認的老婆拖倒在牀邊拳頭脚尖一齊上打得大王叫救人劉太公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那大王却聽的裡面叫救人太公慌忙把着燈燭引了小嘍囉

好一箇新人

做得好親事

一齊搶將入來衆人燈下打一看時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騎翻大王在牀面前打爲頭的小嘍囉叫道你衆人都來救大王衆小嘍囉一齊拖鎗拽棒打將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撇下大王牀邊綽了禪杖着地打將出來小嘍囉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只管叫苦打鬧裏那大王扒出房門奔到門前摸着空馬樹上折枝柳條托地跳在馬背上把柳條便打那馬那跪不去大王道苦也這畜生也來欺負我再看時原來心慌不曾解得韁繩連忙扯斷了騎着剗馬飛走出得莊門大罵劉太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把馬打上兩柳條撥喇喇地馱了大王上山去劉太公扯住魯智深道和尚你苦了老漢

畫

一家兒了魯智深說道休怪無禮也取衣服和直裰來洒家穿了說話莊家去房裡取來智深穿了太公道我當初只指望你說因緣勸他回心轉意誰想你便下拳打他這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裡大隊強人來殺我家智深道太公休慌俺說與你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為因打死了人出家做和尚休道這兩箇鳥人便是一二千軍馬來洒家也不怕他你們衆人不信時提俺禪杖看莊客們那里提得動智深接過來手裡一似撚燈草一般使起來太公道師父休要走了去却要救護我們一家兒使得智深道甚麼閑話俺死也不走太公道且將些酒來師父吃休得要抵似醉了魯智深道洒家

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氣力太公道恁地時最好我這里有的是酒肉只顧教師父吃且說這桃花山大頭領坐在寨裡正欲差人下山來探聽做女婿的二頭領如何只見數箇小嘍囉氣急敗壞走到山寨裡叫道苦也苦也大頭領連忙問道有甚麼事慌做一團小嘍囉道二哥哥吃打壞了大頭領大驚正問備細只見報道二哥哥來了大頭領看時只見二頭領紅巾也沒了身上綠袍扯得粉碎下得馬倒在廳前口裡說道哥哥救我一救大頭領問道怎麼來二頭領道兄弟下得山到他莊上入進房裡去叵耐那老驢把女兒藏過了却教一箇胖和尚躲在他女兒牀上我却不隄防揭起帳子摸一摸吃

那廝揪住一頓拳頭脚尖打得一身傷損那廝見衆人入
來救應放了手提起禪杖打將出去因此我得脫了身拾
得性命哥哥與我做主報仇大頭領道原來恁地你去房
中將息我與你去拏那賊禿來喝叫左右快備我的馬來
衆小嘍囉都去大頭領上了馬綽鎗在手盡數引了小嘍
囉一齊納喊下山去了再說魯智深正吃酒裡莊客報道
山上大頭領盡數都來了智深道你等休慌洒家但打翻
的你們只顧縛了解去官司請賞取俺的戒刀來魯智深
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大踏步提了禪
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大頭領在火把叢中一騎馬搶到
莊前馬上挺着長鎗高聲喝道那禿驢在那里早早出來

次箇勝負魯智深大怒罵腌臢打脊潑才叫你認得酒家輪起禪杖着地捲將來那大頭領逼住鎗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動手你的聲音好厮熟你且通箇姓名魯智深道酒家不是別人老种經畧相公帳前提轄魯達的便是如今出了家做和尚喚做魯智深那大頭領呵呵大笑滚鞍下馬撇了鎗撲翻身便拜道哥哥別來無恙可知二哥着了你手魯智深只道賺他托地跳退數步把禪杖收住定睛看時火把下認得不是別人却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教頭打虎將李忠原來强人下拜不說此二字爲軍中不利只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李忠當下剪拂了起來扶住魯智深道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智深道且和你到裏

面說話劉太公見了又只叫苦這和尚原來也是一路會
智深到裡面再把直裰穿了和李忠都到廳上敘舊魯智
深坐在正面喚劉太公出來那老兒不敢向前智深道太
公休怕他他是俺的兄弟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第
三位魯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俺自從渭州三拳打死了鎮
關西逃走到代州鴈門縣因見了洒家齎發他的金老那
老兒不曾回東京去却隨個相識也在鴈門縣住他那個
女兒就與了本處一個財主趙員外和俺厮見了好生相
敬不想官司追捉的洒家要緊那員外陪錢去送俺五臺
山智真長老處落髮為僧洒家因兩番酒後鬧了僧堂本
師長老與俺一封書教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投托智清

禪師討箇職事僧做因爲天晚到這莊上投宿不想與兄弟相見却纔俺打的那漢是誰你如何又在這里李忠道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前同史進三人分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死了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知投那里去了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走了却從這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漢先在這里桃花山扎寨喚做小霸王周通那時引人下山來和小弟厮殺被我贏了他留小弟在山上爲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這里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再也休題他止有這箇女兒要養終身不爭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太公見說了大喜安排酒食出來管

愚。直。憐。反。做。了。好、[illegible]、[illegible]、

待二位小嘍囉們每人兩箇饅頭兩塊肉一大碗酒都教吃飽了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段疋魯智深道李忠兄弟你與他收了去這件事都在你身上李忠道這箇不妨事且請哥哥去小寨住幾時劉太公也走一遭太公叫莊客安排轎子擡了魯智深帶了禪杖戒刀行李李忠也上了馬太公也坐了一乘小轎却早天色大明衆人上山來智深太公到得寨前下了轎子李忠也下了馬邀請智深入到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人坐定李忠叫請周通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與我報仇倒請他來寨裡讓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尚麽周通道我若認得他時却不吃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便是我日

俺和你說的三拳打死鎮關西的便是他周通把頭摸一摸叫聲呵呀撲翻身便剪拂魯智深答禮道休怪衝撞三箇坐定劉太公立在面前魯智深便道周家兄弟你來聽俺說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不知他只有這箇女兒養老送終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裏怕不情願你依着洒家把來棄了別選一箇好的原定的金子段疋將在這裏你心下如何周通道並聽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休要翻悔周通折箭爲誓劉太公拜謝了納還金子段疋自下山回莊去了李忠周通椎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生得兇怪

四圍嶮峻單單只一條路上去四下裏漫漫都是亂草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險隘去處住了幾日魯智深見李忠周通不是箇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兩箇苦留那裏肯住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費次日山寨裡一面殺羊宰猪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頓却將金銀酒器設放在卓上正待入席飲酒只見小嘍囉報來說山下有兩輛車十數箇人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點起衆多小嘍囉只留一兩箇伏侍魯智深飲酒兩箇好漢道哥哥只顧請自在吃兩杯我兩箇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送行分付已罷引領衆人下山

佛　佛

去了且說這魯智深尋思道這兩箇人好生慳吝見放著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俺直等他去打劫得別人的送與洒家這箇不是把官路當人情只苦別人洒家且教這廝吃俺一驚便喚這幾箇小嘍囉近前來篩酒吃方纔吃得兩盞跳起身來兩拳打翻兩箇小嘍囉便解搭膊做一塊兒綑了口裡都塞了些麻核桃便取出包裹打開沒要緊的都撇了只拿了卓上金銀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裹胸前度牒袋內藏了真長老的書信跨了戒刀提了禪杖頂了衣包便出寨來到後山打一望時都是嶮峻之處又沒深草存躲洒家從前山去時以定吃那厮們撞見不如就此間滾將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丟落去又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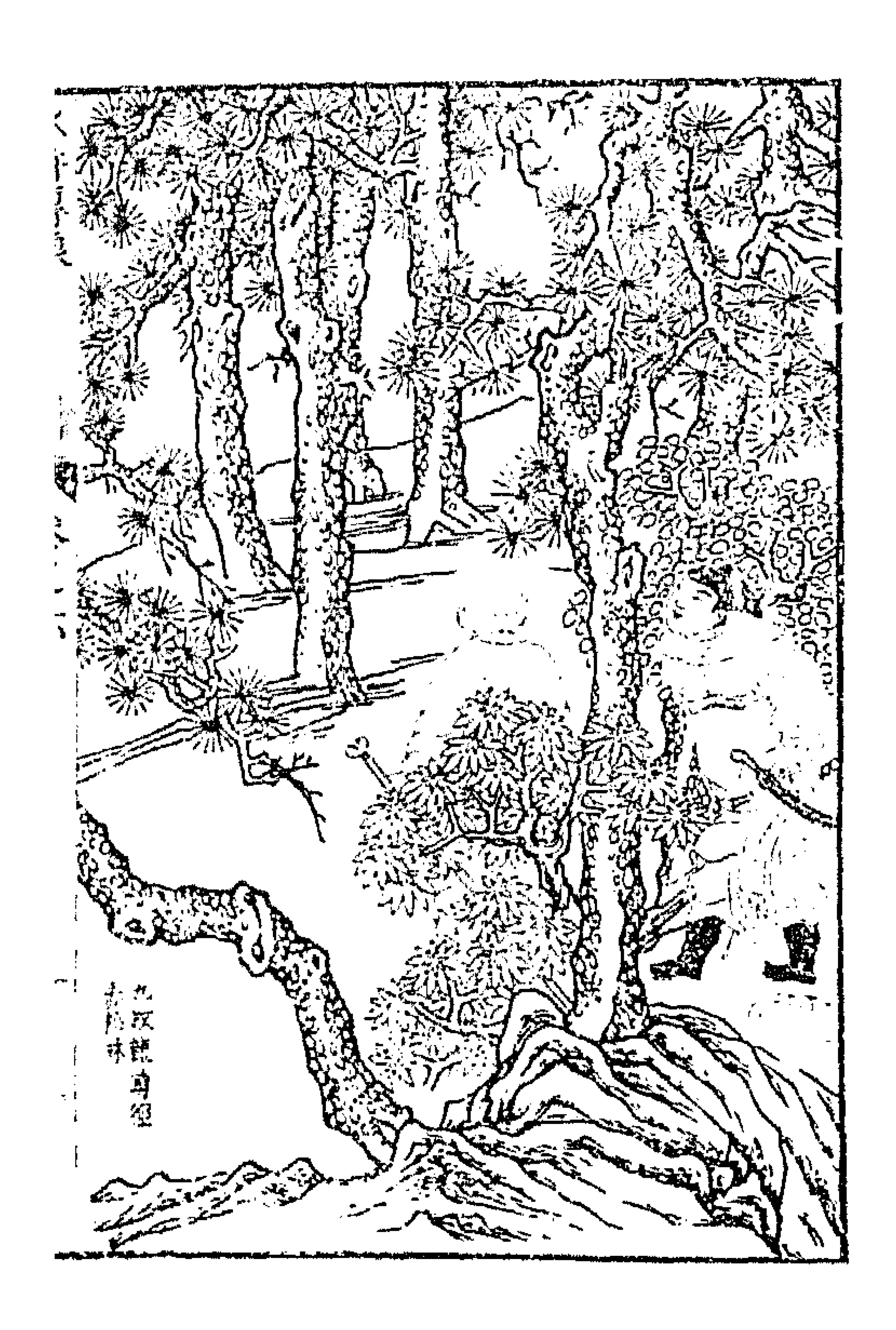
禪杖也攛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滾骨碌碌直滚到山脚邊並無傷損魯智深跳將起來尋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禪杖拽開脚手投東京便走再說李忠周通下到山邊正迎着那數十箇人各有器械李忠周通挺着鎗小嘍囉納着喊搶向前來喝道兀那客人會事的留下買路錢那客人內有一箇便撚着朴刀來鬪李忠一來一往一去一回鬪了十餘合不分勝負周通大怒赶向前來喝一聲衆小嘍囉一齊都上那夥客人抵當不住轉身便走有那走得遲的盡被搠死七八箇劫了車子財物和着凱歌慢慢地上山來到得寨裡打一看時只見兩箇小嘍囉綑做一塊在亭柱邊卓子上金銀酒器都不見了周通解了小嘍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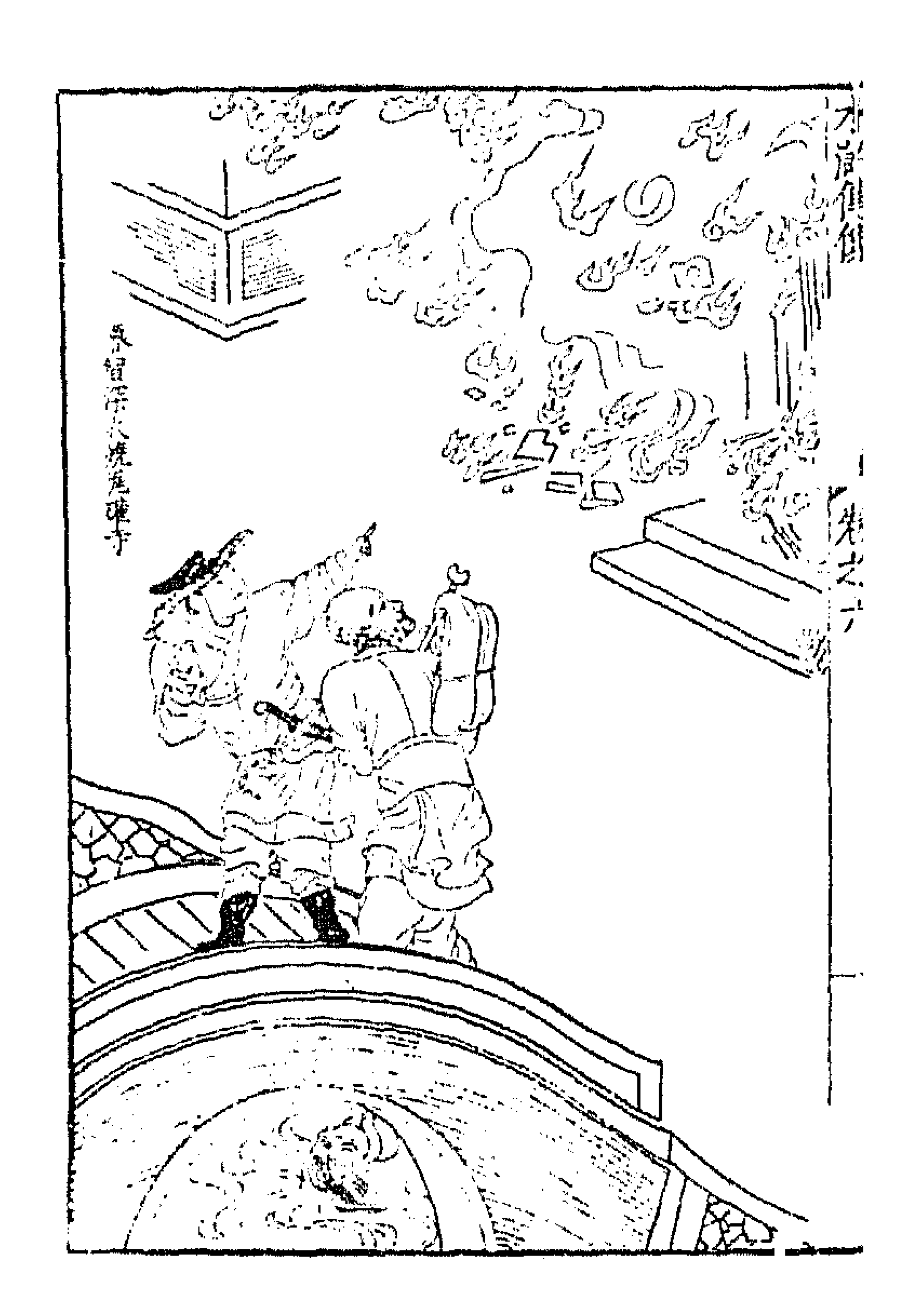
問其備細智深那里去了小嘍囉說道把我兩箇打翻
綑縛了捲了若干器皿都拏了去周通道這賊禿不是好
人倒着了那厮手脚却從那里去了團團尋踪跡到後山
見一代草木平平地都滾倒了周通看了道這禿驢到是
箇老賊這般嶮峻山岡從這裡滾了下去李忠道我們赶
上去問他討也羞那厮一場周通道罷罷賊去了關門那
里去赶便赶得着時也問他取不成倘有些不然起來我
和你又敵他不過後來倒難厮見了不如罷手後來倒好
相見我們且自把車子上包裹打開將金銀段疋分作三
分我和你各捉一分一分賞了衆小嘍囉李忠道是我不
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你周

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死同生休認地討較看官牢記話頭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再說魯智深離了桃花山放開脚步從早晨只走到午後約莫走了五六十里多路肚裡又飢路上又没箇打火處尋思早起只顧貪走不曾吃得些東西却投那里去好東觀西望猛然聽得遠遠地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宫觀風吹得簷前鈴鐸之聲洒家且尋去那里投齋不是魯智深投那箇去處有分教到那里斷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一把火燒了有名的靈山古跡直教黄金殿上生紅焰碧玉堂前起黑煙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人說魯智深桃花山上竊取了李忠周通的酒器以為不是丈夫所為殊不知智深後來作佛正在此等去何也率性而行不拘小節方是成佛作祖根基若瞻前顧後筭一計十幾何不向假道學門風去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終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

第六回

九紋龍剪逕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詩曰

萍蹤浪跡入東京　行盡山林數十程　古刹今番經劫火　中原從此動刀兵　相國寺中重掛搭　種蔬園內且經營　自古白雲無去住　幾多變化任縱橫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箇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隨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擡頭看時却見一所敗落寺院被風吹得鈴鐸響看那山門時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內有四箇金字都昏了寫着瓦罐之寺又行不得四五十

形容敗落寺院如畫

步過座石橋再看時一座古寺已有年代入得山門裏仔細看來雖是大剎好生崩損但見

鐘樓倒塌殿宇崩摧山門盡長蒼苔經閣都生碧蘚釋迦佛蘆芽穿膝渾如在雪嶺之時觀世音荊棘纏身却似守香山之日諸天壞損懷中鳥雀營巢帝釋敧斜口內蜘蛛結網方丈淒涼廊房寂寞沒頭羅漢這法身也受災殃折背金剛有神通如何施展香積厨中藏兎穴龍華臺上印狐踪

魯智深入得寺來便投知客寮去只見知客寮門前大門也沒了四圍壁落全無智深尋思道這個大寺如何敗落的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時只見滿地都是燕子糞門上一

把鎖鎖着鎖上盡是蜘蛛網智深把禪杖就地下搠着叫
道過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日沒一箇荅應回到香積厨
下看時鍋也沒了竈頭都塌損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監
齋使者面前提了禪杖到處尋去尋到厨房後面一間小
屋見幾箇老和尚坐地一箇箇面黃肌瘦智深喝一聲道
你們這和尚好沒道理由洒家叫喚沒一箇應那和尚搖
手道不要高聲智深道俺是過往僧人討頓飯吃有甚利
害老和尚道我們三日不曾有飯落肚那里討飯與你吃
智深道俺是五臺山來的僧人粥也胡亂請洒家吃半碗
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僧我們合當齋你爭奈我
寺中僧衆走散並無一粒齋糧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智

深道胡說這等一箇大去處不信沒齋糧老和尚也我這里是箇非細去處只因是十方常住被一箇雲遊和尚引着一箇道人來此住持把常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他兩箇無所不爲把衆僧赶出去了我幾箇老的走不動只得在這里過因此沒飯吃智深道胡說量他一箇和尚一箇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師父你不知這里衙門又遠便是官軍也禁不的他這和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後面一箇去處安身智深道這兩箇喚做甚麼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號道成綽號生鐵佛道人姓丘排行小乙綽號飛天夜叉這兩箇那里似箇出家人只是綠林中強賊一般把這出家

影占身體智深正問間猛聞得一陣香來智深提了禪杖
踅過後面打一看時見一箇土竈蓋着一箇草盖氣騰騰
撞將起來智深揭起看時煑着一鍋粟米粥智深罵道你
這幾箇老和尚沒道理只說三日沒飯吃如今見煑一鍋
粥出家人何故說謊那幾箇老和尚吃智深尋出粥來只
得苦把碗碟鈴頭杓子水桶都搶過了智深肚飢沒奈何
見了粥要吃沒做道理處只見竈邊破漆春臺只有些灰
塵在面上智深見了人急智生便把禪杖倚了就竈邊拾
把草把春臺揩抹了灰塵雙手把鍋掇起來把粥望春臺
只一傾那幾個老和尚都來搶粥吃纔吃幾口被智深一
推一交倒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吃纔

吃幾口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吃却纔去村里抄化得這些粟米胡亂熬些粥吃你又吃我們的智深吃五七口聽得了這話便撇了不吃只聽得外面有人嘲歌智深洗了手提了禪杖出來看時破壁子裡望見一箇道人頭戴皂巾身穿布衫腰繫雜色縧脚穿麻鞋挑着一擔兒一頭是一箇竹籃兒裏面露些魚尾并荷葉托着些肉一頭擔着一瓶酒也是荷葉蓋着口裡嘲歌着唱道

你在東時我在西　你無男子我無妻　我無妻時猶閒可　你無夫時好孤悽

那幾個老和尚赶出來指與智深道這箇道人便是飛天夜叉丘小乙智深見指説了便提着禪杖隨後跟去那道

人不知智深在後面跟來只顧走入方丈後墻裡去智深隨即跟到裡面看時見綠槐樹下放着一條卓子鋪着些盤饌三箇盞子三雙筯子當中坐着一箇胖和尚生的眉如漆刷眼似黑墨肐膊的一身橫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來邊廂坐着一箇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籃放下也來坐地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吃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你這兩箇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那和尚道在先敝寺十分好箇去處田庄又廣僧衆極多只被廊下那幾箇老和尚吃酒撒潑將錢養女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來都

說得入理 方法

廢了僧衆盡皆走散田土已都賣了小僧却和這箇道人新來住持此間正欲要整理山門修蓋殿宇智深道這婦人是誰却在這裏吃酒那和尚道師兄容禀這箇娘子他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兒在先他的父親是本寺檀越如今消乏了家私近日好生狼狽家間人口都沒了丈夫又患病因來敝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檀越面取酒相待別無他意只是敬禮師兄休聽那幾箇老畜生說智深聽了他這篇話又見他如此小心便道叵耐幾箇老僧戲弄洒家提了禪杖再回香積廚來這幾箇老僧方纔吃些飯正在那裏看見智深嗔忿的出來指着老和尚道原來是你這幾箇壞了常住由自在俺面前說謊老和尚們一齊都道師

魯和尚

伶不明白

生鐵佛 亦可 兒

兒休聽他說見今養着一箇婦女在那里他恰纔見你有戒刀禪杖他無器械不敢與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去走遭看他和你怎地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吃酒吃肉我們粥也沒的吃恰纔只怕師兄吃了智深道也說得是倒提了禪杖再往方丈後來見那角門却早關了智深大怒只一脚踢開了搶入裡面看時只見那生鐵佛崔道成仗着一條朴刀從裡面赶到槐樹下來搶智深智深見了大吼一聲輪起手中禪杖來鬬崔道成怎見的兩箇和尚比試

一箇把袈裟不着手中斜刺朴刀來一箇將直裰牢拴掌內横飛禪杖去一箇咬牙必剥渾如敬德戰秦瓊一箇睜眼圓輝好似張飛迎呂布一箇盡世不看梁武懺

一箇半生懶念法華經

那箇生鐵佛崔道成手中撚着朴刀與智深廝併兩箇一來一往一去一回鬬了十四五合那崔道成鬬智深不過只有架隔遮攔掣仗躲閃抵當不住却待要走這丘道人見他當不住却從背後拏了條朴刀大踏步搶將來智深正鬬間只聽的背後脚步響却又不敢回頭看他不時見一箇人影來喝道有暗算的人叫一聲着那崔道成心慌只道着他禪杖托地跳出圈子外去智深却待回身正好三箇摘脚兒廝見崔道成和丘道人兩箇又併了十合之上智深一來肚裡無食二來走了許多路途三者當不的他兩箇生力只得賣箇破綻拖了禪杖便走兩箇撚着朴

刀直殺出山門外來智深又鬬了十合鬬他兩箇不過掣了禪杖便走兩箇赶到石橋下坐在闌干上再不來赶智深走了二里喘息方定尋思道洒家的包裹放在藍齋使者面前只顧走來不曾拿得路上又沒一分盤纏又是飢餓如何是好待要回去又敵他不過他兩箇併我一箇枉送了性命信步望前面去行一步懶一步走了幾里見前面一箇大林子都是赤松樹但見

虬枝錯落盤數千條赤脚老龍怪影參差立幾萬道紅鱗巨蟒遠觀却似判官鬚近看宛如魔鬼髮誰將鮮血酒林梢疑是朱砂鋪樹頂 俗。殺。

魯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觀看之間只見樹影裡一

箇人探頭探腦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閃入去了智深看了道俺猜着這箇撮鳥是箇剪逕的強人正在此間等買賣見洒家是箇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一口唾走入去了那厮却不是鳥晦氣撞了洒家洒家又一肚皮鳥氣正沒處發落且剝那厮衣裳當酒吃提了禪杖逕搶到松林邊喝一聲兀那林子裡的撮鳥快出來那漢在林子裡聽的大笑道我晦氣他倒來惹我就從林子裡拿着朴刀背翻身跳出來喝一聲禿驢你自當死不是我來尋你智深道教你認的洒家輪起禪杖搶那漢那漢撚着朴刀來鬬和尚恰待向前肚裡尋思道這和尚聲音好熟便道兀那和尚你的聲音好熟你姓甚智深道俺且和你鬬三百合却說

姓名那漢大怒仗手中朴刀來迎禪杖兩箇鬬了十數合
那漢暗暗的喝采道好箇莽和尚又鬬了四五合那漢叫
道少歇我有話說兩箇都跳出圈子外來那漢便問道你
端的姓甚名誰聲音好熟智深說姓名畢那漢撇了朴刀
翻身便剪拂說道認得史進麼智深笑道原來是史大郎
兩箇再剪拂了同到林子裡坐定智深問道史大郎自渭
州別後你一向在何處史進答道自那日酒樓前與哥哥
分手次日聽得哥哥打死了鄭屠逃走去了有緝捕的訪
知史進和哥哥賚發那唱的金老因此小弟也便離了渭
州尋師父王進直到延州又尋不着回到北京住了幾時
盤纏使盡以此來在這里尋些盤纏不想得遇哥哥緣何

做了和尚智深把前面過的話從頭說了一遍史進道哥哥既是肚飢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便取出來與智深吃史進又道哥哥既有包褁在寺內我和你討去若還不肯時一發結果了那厮智深道是當下和史進吃得飽了各拏了器械同回瓦罐寺來到寺前看見那崔道成丘小乙兩箇兀自在橋上坐地智深大喝一聲道你這厮們來來今番和你鬬箇你死我活那和尚笑道你是我手裡敗將如何再來敢厮併智深大怒輪起鉄禪杖奔過橋來那生鉄佛生嗔仗着朴刀殺下橋去智深一者得了史進肚裡膽壯二乃吃得飽了那精神氣力越使得出來兩箇鬬到八九合崔道成漸漸力怯只辦得走路那飛天夜叉丘道

人見和尚輸了便伏着朴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便從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聲都不要走掀起笠兒挺着朴刀來戰丘小乙四箇人兩對厮殺鬪的一似畫閣上的

但見

和尚嚚頑禪僧勇猛鉄禪杖飛一條玉蟒鋒朴刀併萬道霞光壯士翻身恨不得平吞了宇宙道人縱步只待要撼動了乾坤八臂相交有如三戰呂布一聲響亮不若四座天王溪邊鬪處鬼神驚橋上戰時山石裂

智深與崔道成正鬪到間深裡智深得便處喝一聲着只一禪杖把生鉄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和尚無心戀戰賣箇破綻便走史進喝道那里去赶上望後心一朴刀

撲地一聲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掉轉朴刀望下面只顧肐肢肐察的搠智深赶下橋去把崔道成後身一禪杖可憐兩箇强徒化作南柯一夢正是從前作過事無幸一齊來智深史進把這丘小乙崔道成兩箇屍首都縛了撺在澗裡兩箇再打入寺裡來香積厨下那幾箇老和尚因見智深輸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來殺他已自都吊死了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内看時那箇擄來的婦人投井而死直尋到裡面八九間小屋打將入去並無一人只見包裹已拿在彼未曾打開智深道旣有了包裹依原背了再尋到裡面只見牀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開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銀揀好的包了一包袱背在身上尋

到厨房見有酒有肉兩箇都吃飽了竈前縛了兩箇火把撥開火爐炭上點着燄騰騰的先燒着後面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箇火把直來佛殿下後檐點着燒起來湊巧風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價燒起來怎見的好火但見

濃煙滾滾烈燄騰騰須臾間燎徹天關頃刻時燒開地户燎飛禽翅盡墜雲霄燒獸走毛燋投淵壑多無一霎佛殿盡通紅那有半朝僧房俱變赤恰似老君推倒煉丹爐一塊火山連地滾

智深與史進看着等了一回四下火都着了二人道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撒開二人厮赶着行了一夜天色微明兩箇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看來是箇村

鎮兩箇投那村鎮上來獨木橋邊一箇小小酒店但見

柴門半掩布幕低垂酸醨酒甕土牀邊墨畫神仙塵壁

上村童量酒想非滌器之相如醜婦當壚不是當時之

卓氏壁間大字村中學究醉時題架上蓑衣野外漁郎

乘興當

一妙

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吃酒一面叫酒保買些

肉來借些米來打火做飯兩箇吃酒訴說路上許多事務

吃了酒飯智深便問史進道你今投那里去史進道我如

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夥且過幾

時却再理會智深見說了道兄弟也是便打開包裹取些

金銀與了史進二人拴了包裹拏了器械還了酒錢二人

出得店門離了村鎮又行不過五七里到一箇三岔路口智深道兄弟須要分手洒家從東京去你休相送你打華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箇便人可通箇信息來往史進拜辭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進去了只說智深自往東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早望見東京入得城來但見

千門萬戶紛紛朱翠交輝三市六街濟濟衣冠聚集鳳閣列九重金玉龍樓顯一派玻璃鸞笙鳳管沸歌臺象板銀箏鳴舞榭滿目軍民相慶樂太平豐稔之年四方商旅交通聚富貴榮華之地花街柳陌衆多嬌艷名姬楚館秦樓無限風流歌妓豪門富戶呼盧公子王孫買

笑景物奢華無比並只疑閬苑與蓬萊

智深看見東京熱閙市井諠譁來到城中陪個小心問人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荅道前面州橋便是智深提了禪杖便走早來到寺前入得山門看時端的好一座大剎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四壁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鐘樓森立經閣巍峩旛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爐內香煙繚繞幢旛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水陸會通羅漢院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智深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逕投知客寮內去道人撞見報與知客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的兇猛提着鐵禪杖跨着戒刀背着箇大包裹先有五分懼他知客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打箇問訊知客回了問訊智深說道小徒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着小僧來投上剎清大師長老處討箇職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劄合當同到方丈裡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拏在手裡知客道師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即目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却何不早說隨即解了戒刀包裹內取出片香一炷坐具七條半晌

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鋪坐具知客問道有信香在那里智深道甚麼信香只有一炷香在此知客再不和他說肚裡自疑忌了少刻只見智清禪師兩箇使者引着出來禪椅上坐了知客向前打箇問訊稟道這僧人從五臺山來有真禪師書在此上達本師清長老道好好師兄多時不曾有法帖來知客叫智深道師兄把書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先把那炷香插在爐內拜了三拜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把來拆開看時上面寫道智真和尚合掌白言賢弟清公大德禪師不覺天長地闊別顏睽遠雖南北分宗千里同意今有小姪敝寺檀越趙員外剃度僧人智深俗姓是延安府老种經畧相公帳前提轄

官魯達爲因打死了人情願落髮爲僧二次因醉鬧了僧堂職事人不能和順特來上剎萬望作職事人員收錄幸甚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正果非常千萬容留珍重珍重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吃些齋飯智深謝了收拾起坐具七條提了包裹拏了禪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清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乃言汝等衆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眞禪師好沒分曉這箇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畧府軍官爲因打死了人落髮爲僧二次在彼鬧了僧堂因此難着他你那里安他不的却推來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萬千囑付不可推故待要着他在這里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知客道

語說真正出家人何必要執出家人模樣

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如何安着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廨字後那片菜園如常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十來箇破落戶時常來侵害縱放羊馬好生囉唣一箇老和尚在那里住持那里敢管他何不教智深去那里住持倒敢管的下清長老道都寺說的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裡等他吃罷飯便喚將他來侍者去不多時引着智深到方丈裡清長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真大師薦將來我這寺中掛搭做箇職事人員我這敝寺有箇大菜園在酸棗門外岳廟間壁你可去那里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餘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着小僧投大

剎討箇職事僧做都不教俺做箇都寺監寺如何教酒家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曾有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箇大職事人員了智深道酒家不管菜園俺只要做都寺監寺首座又道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做箇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衆假如維那侍者書記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箇都是掌管常住財物你纔到的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堂的喚做浴主這箇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

累。罡。量。出。示。便。不。容。暴。尒。私。偽

的茶頭管菜園的菜頭管東廁的淨頭這箇都是頭事人員末等職事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陞你做箇塔頭又管了一年好陞你做箇浴上又一年好總做監寺○早○見○是○箇○真○剎○人○。。。。。。

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洒家明日便去話休絮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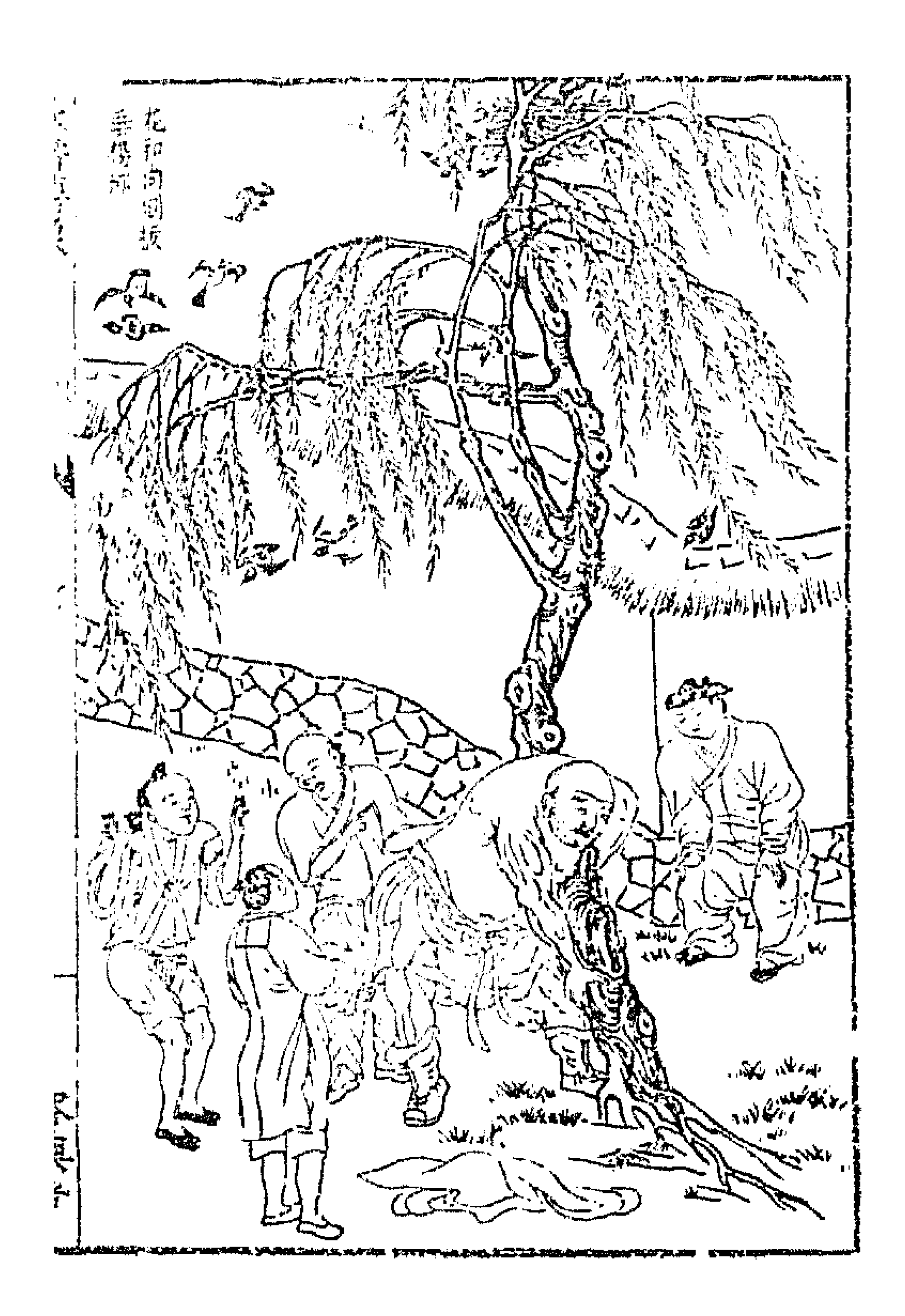
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裡歇了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裡退居廨宇內掛起庫司榜文明日交割當晚各自散了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上包裹跨了戒刀禪杖和兩箇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酸棗門外廨宇裡來住持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箇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因

來偷菜看見廨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爲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箇潑皮看了便去與衆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裏差一箇和尚甚麽魯智深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塲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厮伏我們數中一箇道我有一箇道理他又不曾認的我我們如何便去尋的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參賀他雙手搶住脚翻觔斗攧那厮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衆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來却說魯智深來到廨宇退居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挂了戒刀那數箇種地道人都來參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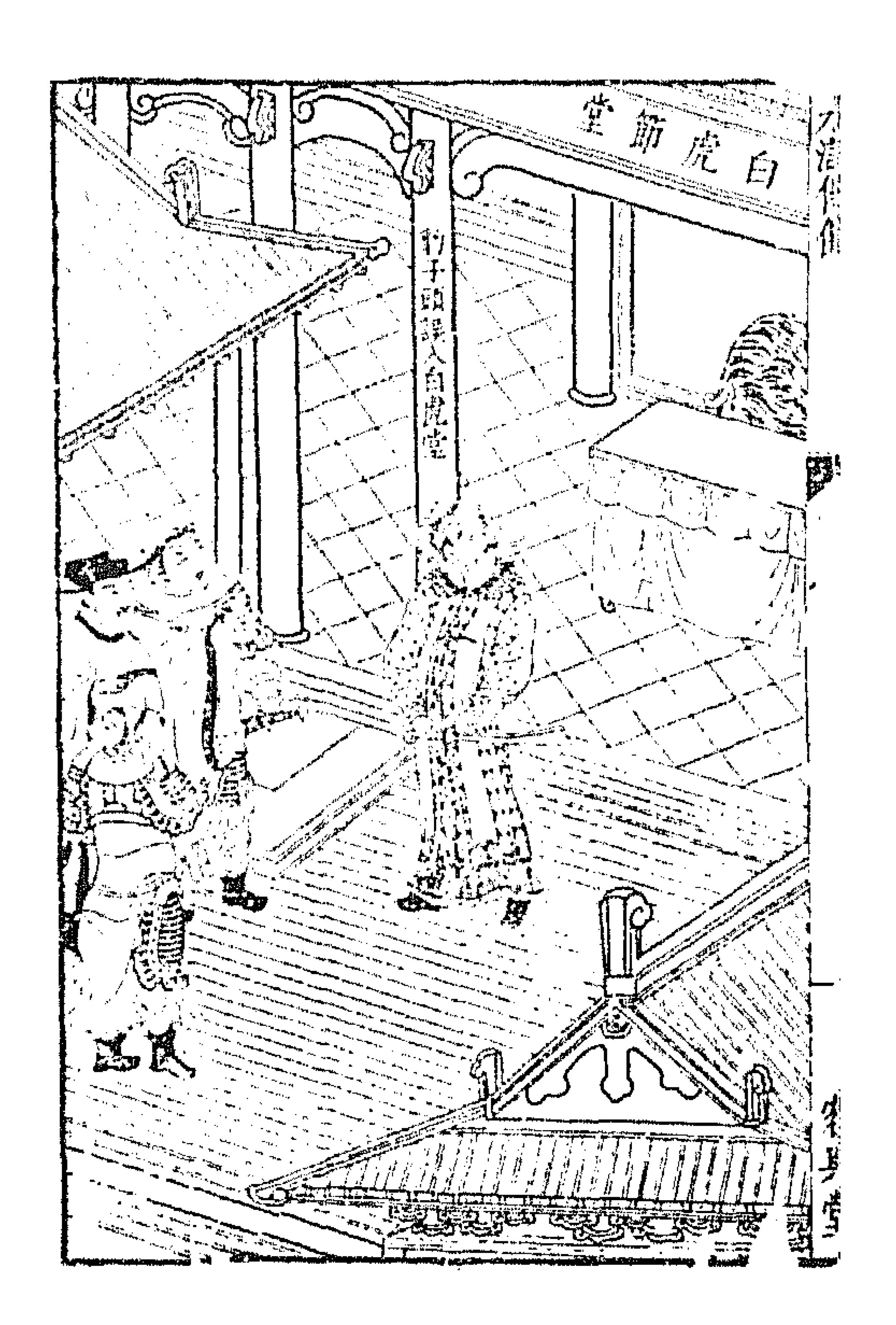
回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且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箇潑皮拿著些菓盒酒禮都嘻嘻的笑道聞知和尚新來住持我們鄰舍街坊都來作慶智深不知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潑皮一齊向前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來搶右脚指望來顛智深只教智深脚尖起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正是方圓一片閑園圃目下排成小戰場那夥潑皮怎的來顛智深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如今世上都是瞎子再無一箇有眼的看人只是皮相如魯和尚却是箇活佛倒叫他不似出家人

模樣請問似出家人模樣的畢竟齊得恁事模樣要他做恁假道學之所以可惡可恨可殺可剮正爲忒似聖人模樣耳



花和尚倒拔
垂楊柳


白虎節堂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悞入白虎堂

詩曰

在世為人保七旬　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有盡　浮花過眼總非真　貧窮富貴天之命　事業功名隙裏塵　得便宜處休歡喜　遠在兒孫近在身

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箇為頭的一箇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箇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箇為頭接將來智深也却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窖邊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

們既是鄰舍街坊都來廨宇裡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
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
裏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攧
洒家那廝卻是倒來捋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廝看洒
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前去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
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裡說便向前去一箇來
搶左脚一箇來搶右脚智深不等他占身右脚早起騰的
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裡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兩
箇潑皮都踢在糞窖裡掙側後頭那二三十箇破落戶驚
的目瞪痴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
箇走的兩箇下去衆潑皮都不敢動且只見那張三李四

在糞窖裡探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箇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虫盤滿立在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喝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衆人打一救攙到葫蘆架邊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兩箇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箇穿了智深叫道都來廨宇裡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衆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俺這里戲弄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這里都只靠賭博討錢為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大相國寺裡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却是那

里來的長老恁的了得相國寺裡不曾見有師父今日我等願情伏侍智深道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爲殺的人多因此情愿出家五臺山來到這里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三二十箇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的入去出來衆潑皮喏喏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廨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卧

謝什麼

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瓶酒牽了一箇猪來請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二三十潑皮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里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吃到半酣裡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

鬧得有。起

手的也有咲的正在那里喧鬨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眾人有扣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眾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里取這話那種地道人咲道墻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個老鴉巢每日只咶到晚眾人道把梯子去上面拆了那巢便了有幾個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箇老鴉巢眾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樹前把直裰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着却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眾潑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

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洒家演武使器械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爲始這二三十個破落戶見智深匾匾的伏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過了數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吃他們酒食多矣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沽了兩三擔酒殺翻一口猪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天氣正熱智深道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蓆請那許多潑皮團團坐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叫衆人吃得飽了再取果子吃酒又吃得正濃衆潑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力不曾見師父家生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智深道說的是自去房內取出渾鐵

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吃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智深接過來颼颼的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喝采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見墻外一個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墻缺邊立着一個官人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個白玉圈連珠鬢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搭尾龜背銀帶穿一對磕爪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

那官人生的豹頭環眼燕頷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

五年紀口裏道這個師父端的非凡使的好器械衆潑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廝見那林教頭便跳入墻來兩個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智深道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只為殺的人多情愿為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為兄智深道教頭今日原何到此林冲荅道恰緣與拙荊一同來間壁岳廟裡還香願林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荊婦去廟裏燒香林冲就只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洒家初到這

里正沒相識得這幾個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爲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得三盃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墻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的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里錦兒道正在五岳樓下來撞見個詐奸不級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來望師兄休恠休恠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墻缺和錦兒逕奔岳廟裡來搶到五岳樓看時見了數個人拏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胡梯上一個年小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冲趕到根前把那後生

肩胛只一拔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幇助因此過房這高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為子本是叔伯弟兄却與他做乾兒子因此高太尉愛惜他那厮在東京倚勢豪强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當時林冲扳將過來却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認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還認得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閑漢見閙一齊攏來勸道教頭休怪衙內不認的多有冲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

真忠義

聽那高衙内衆閑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内出廟上馬去了林冲將引妻小幷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鉄禪杖引着那二三十箇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智深道我來幇你厮打林冲道原來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智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洒家與你去衆潑皮見智深醉了扶

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再得相會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嫂休恠莫要笑話阿哥明日再得相會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閑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怏怏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兩日衆多閑漢都來伺候見衙內自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數內有一個幫閑的喚作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個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閑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思

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咲道你猜得是只没箇道理

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個好漢不敢欺他

這個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

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閑尋思有一計使

衙內能勾得他高衙內聽的便道自見了多少好女娘不

知怎的只愛他心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勾他

時我自重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

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

酒食却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吃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

閣裡吃酒小閑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

和陸謙吃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

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着些甜話兒調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閑這一計如何高衙內喝采道好條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次日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衙內歡喜却顧不得朋友交情且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巳牌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慌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何故連日街前不見林冲道心裡悶不曾出去陸謙道我同兄長去吃三盃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兩個吃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我同兄長到家去吃三盃林冲娘子赶到布簾下叫道大

哥少飲早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閑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長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吃兩盃當時兩個上到樊樓內占個閣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案酒兩個敘說閑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長何故嘆氣林冲道賢弟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個教頭誰人及得兄長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誰的氣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的嫂子如此也不打緊兄長不必忍氣只顧飲酒林冲吃了八九盃酒因要小遺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

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只見女使錦兒叫道
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里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麽錦兒道
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個時辰只見一個漢子慌慌急
急奔來家裡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
和陸謙吃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重倒了只叫娘子
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間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
那漢子去直到太府前小巷內一家人家上至樓上只見
卓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岳
廟裡囉唣娘子的那後生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
錦兒慌慌下的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因此我
一地里尋官人不見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

前過見教頭和一個人入去吃酒因此特奔到這里官人快去林冲見說吃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胡梯上卻閉着樓門只聽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閉在這里又聽得高衙內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也告的回轉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的是丈夫聲音只顧來開門高衙內吃了一驚斡開了樓窗跳牆走了林冲上的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曾被這廝點污了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女使錦兒接着三個人一處歸家去了林冲拏了一把解腕尖刀逕奔到樊樓前去

尋陸虞候也不見了却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娘子勸道我又不曾被他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叵耐這陸謙畜生我和你如兄若弟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內也照管着他頭面娘子苦勸那里肯放他出門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並不見面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第四日飯時候魯智深逕尋到林冲家相探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舍本當草酌三盃爭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閑翫一遭市沽兩盞如何智深道最好兩箇同上街來吃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自此每日與智深上

衙吃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且說高衙內自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吃了那驚跳牆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因此在府中臥病陸虞候和富安兩個來府裡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為林冲老婆兩次不能勾得他又吃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見的半年三個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個身上好歹要共那婦人完聚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正說間府裡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症只見

不痒不疼渾身上或寒或熱沒撩沒亂滿腹中又飽又飢白晝忘餐黃昏廢寢對爺娘怎訴心中恨見相識難

遮臉上羞七魄悠悠等候鬼門關上去三魂蕩蕩安排

橫死案中來

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箇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個邀老都管僻淨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勾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已定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個容易老漢今晚便禀太尉得知兩個道我們已有了計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別的症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幾時見了他的渾家都管禀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岳廟裡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

如一數不議請理不婦法度的青主

高俅道如此因為他渾家怎地害他我尋思起來若為惜林冲一個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却怎生是好都管道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裡唱了喏高俅問道我這小衙內的事你兩個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見說了喝采道好計你兩個明日便與我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吃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那一日兩個同行到閱武坊巷口見一條大漢頭戴一頂抓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裡拿着一口寶刀插着個草標兒立在街上口裡自言語說道好不遇識者屈

沉了我這口寶刀林冲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入巷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個東京沒一個識的軍器的林冲聽的說回過頭來那漢颼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來看那漢遞將過來林冲接在手內同智深看了但見

清光奪目冷氣侵人遠看如玉沼春冰近看似瓊臺瑞雪花紋密布鬼神見後心驚氣象縱橫奸黨遇時膽裂太阿巨闕應難比干將莫邪亦等閑

當時林冲看了吃了一驚失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

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值時值二千貫只沒個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嘆口氣道金子做生鐵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裡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去家去取錢與他將銀子折筭價貫準還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里得來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爲家道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說時辱末殺人林冲再也不問那漢得了銀兩

自去了林冲把這口刀翻來復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試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間掛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次日已牌時分只聽得門首有兩箇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裡專等林冲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兩個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拏了那口刀隨這兩個承局來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的你兩個人說道小人新近參隨却早來到府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兩個又道太尉在裡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

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兩個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個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杆兩個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林冲拏着刀立在簷前兩個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簾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個青字寫道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不是禮急待回身只聽的靴履響脚步鳴一個人從外面入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裡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有人對我說

你兩三日前拏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冲躬身禀道恩相恰纔蒙兩個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恩相他兩個已投堂裡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裡去左右與我拏下這厮說猶未了傍邊耳房裡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横推倒拽恰似皂鵰追紫燕渾如猛虎啖羊羔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鬧中原縱横海內直教農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插認旗畢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日小衙內是不知事小兒冒妾是不識體光棍所
為也不必說了獨俍高俅害人陸謙賣友都差曾智深
打他三百禪杖